

03 蒋介石思乡心切 仿奉化祖屋建行馆



不说已知
只说未知

最早一批的蒋介石行馆，是陈诚于1949年1月接任台湾省主席后，经请示蒋介石开始修建的，共有8处，包括澎湖两处以及台湾本岛的台北、草山、大溪、日月潭、高雄、四重溪等6处。由于蒋介石生活朴素，行馆均维持俭朴摆设，格局为日式风格，有花木和绿地供其散心。各个行馆的内部摆设与布局基本一致，但是因为宋美龄的生活方式西方化，对卫浴设施有特别的要求，行馆改建较多的部分是这些。另外，蒋宋两人的作息习惯不同，通常两人的卧室是分开的。行馆多建有礼拜堂，以方便笃信基督教的蒋宋做礼拜。

澎湖第一宾馆是蒋介石1949年在台湾间观望，乃至决定抵台长住的第一个地点，这里原是日本海军招待所。之后蒋介石从南台湾上岸，到日本海军招待所的西子湾宾馆居住。1949年6月，蒋介石离开高雄北上，先后住过大溪行馆与台北草山行馆，前者是日据时期桃园公会堂，后者也是日据时期即有的贵宾馆。

从1949年到1950年中期，蒋介石四处奔波，徒劳无功，没有心情大兴土木。另外，当时蒋介石一心想反攻大陆，大力倡导“三年反攻”论点，号召来台军民无须置产、买地，没有心思在台湾盖新房或另辟行馆，因此沿用日据时期皇族招待所作为其休息和筹划的场所。1950年，蒋介石定居的士林官邸，其前身也是日据时期的士林园艺试验分所。

那时解放军咄咄逼人，随时都有跨海一战的可能，美国人彻底看衰蒋介石的掌控力，开始了撤侨行动。当时台湾政局动荡，蒋介石在行馆与幕僚或重臣商

议政事，做出不少重要决定，涵碧楼等地因此成为台湾历史的重要舞台。

在心态上，蒋介石明显还是过客，虽然他败退台湾，很是狼狈，但他还在期望政局出现奇迹，即便入住草山或士林官邸，他仍把这里视为其在台湾的暂居场所，是临时为接待来访政要而兴辟的招待设施，那时蒋介石并不想就此在台湾落地生根，也没有直把他乡当故乡的无奈。

20世纪50年代初期政局动荡，蒋介石靠着朝鲜战争的爆发重新与美国接上线，在台湾稳定下来，偏安局面已形成，流亡海外的想法成了昨日黄花，蒋介石与亲人在各地行馆团聚共享天伦，似乎越来越成为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各地为招待蒋介石巡视而设的行馆也如雨后天春笋般出现，地方官员希望蒋介石在繁忙之余到此散心，排解郁闷。

角板山、大溪等地之所以能让蒋介石流连忘返，主要是因为当地的风光颇似蒋介石的家乡奉化溪口，禁锢在台湾这座孤岛上的蒋介石，在此可以排解思乡之情。虽然为应对大陆方面原子弹试爆成功，蒋介石在台湾的多处重点行馆都加装了反核爆装备与战时紧急指挥设施，但在美国杯葛之下，反攻大陆渐成口号已是不争事实，蒋介石心知肚明，只是没有说破而已。

与蒋介石渊源最深的慈湖行馆，便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当年蒋介石路经慈湖，深觉此处地灵人杰，风光颇似溪口，就在桃园乡间盖起了这栋以居家为核心理念的四合院式的行馆，行馆仿照其奉化祖屋的格局兴建，蒋介石主动提供设计想法和图纸，行馆的建筑形式在台湾独一无二。或许，慈湖行馆只是反映了蒋介石内心深处的无奈，他此生再也无法重回故里，因此他才要在异乡孤岛重建故乡建筑风格，只是没想到蒋介石去世后，此处竟成了他灵柩的暂厝之地。

相较于蒋介石的排场，蒋经国比较随和，几乎无处不可住，除鲜为休假入住行馆、不擅住蒋介石用过的房舍外，他在生活起居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禁忌。他代表蒋介石定期回台政要耆老，受命四处巡视军队时，多半选择住在部队营舍，这样有利于安全防卫，隐蔽其行踪，也无须做太多的特别安排。各部队时常会把招待蒋介石与蒋经国的房舍空置下来，以备未来“两蒋”视察不时之需，也正是因此，目前台湾各营区仍有不少“总统行馆”可供人们凭吊。

(摘自《蒋介石后传：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师永刚方旭 著)

15 请沥川吃饭



虐心的爱
残缺的美

“你喝什么？”他问我。

“可乐。”

“一杯可乐，一杯矿泉水。”

“来点什么菜？男同学？”女服务员一直看着沥川。

“你吃什么？”沥川问我。

我迅速地扫了一眼菜单：“辣子鸡丁，清炒黄瓜。”

服务员又问：“男同学，你呢？”

“西芹百合。”

“就这些吗？”

“小秋，你还要什么吗？”

我拿眼瞪他：“你是本来就吃素呢，还是想替我省钱？西芹百合这种菜，不如我自己炒来给你吃。”

“我不怎么吃肉，是真的。”

“你吃鱼吗？”在咖啡馆，他老吃吞拿鱼三文治。

“我挺爱吃鱼的。”

“那我要清蒸鲈鱼，再来两碗米饭。”这顿饭是谢他的，一定要有好菜。

离晚饭高峰时间尚早，餐厅里没什么人，菜很快就端上来了。

我喝了一口可乐，开始吃辣子鸡丁。

“早上回来的时候，遇见了你的朋友。”我说。

“我的朋友？”

“他说他叫纪桓。”

“哦。他住在42层。”

“你喜欢游泳？”

“挺喜欢的。”

“我也喜欢，还是我们县少年运动会400米自由泳的冠军呢。可惜来到这儿，大学的游泳池只有暑假才开放，我只好改成每天跑步了。”

“难怪你看上去精神那么好，脸色总是红润的。”他凝视我的脸。

“乡下孩子都是这样。你多吃点啊。”

他倒是吃，只是半天才动一下筷子。

“放心，是我的那份都会吃完的。”他依然慢慢地吃，仿佛消化功能有障碍。

“我不说话了，免得你老要答话，不

吃饭。”

过了一会，见他实在吃得慢，我又说：“别勉强自己的胃，吃不完的我可以打包带走，当明天的午饭。”

“寝室有冰箱吗？”

“没有。一晚上不会坏的。”

“一晚上肯定会坏的。”

“我把它放在窗台上，夜晚气温低，没事儿。”

“又不是咸鱼。”

他吃了一会，我在一旁帮他吃，总算把西芹百合吃完了，然后我们一起吃鱼。

“鱼很好吃呢。”他开始加快速度，“你晚上做什么？跳舞吗？”

“不跳。”

“为什么？”

“我宁愿一个人躺在被窝里看小说，听音乐，吃零食。”

“或者，一个人去看恐怖电影。”他加上一句。

“说得不错。”

“蚊帐上贴着两张白纸的，是你的床？”

“你怎么知道？”

“其他床上都有城市女孩子的特征。”他说。

“什么特征？”

“床头至少有一个洋娃娃。”

我觉得好笑：“怎么我从来没注意到这一点？”

“白纸上写的是什么呢？”他问。

“一阴一阳之谓道，乐天知命故不忧。”我说，《易经》里的话。我爸是语文老师。”

“嗯……”他夸我，“还挺有学问的。”

“《易经》用英文怎么说？”

“Book of Changes.也有人就叫I-ching。”

“说到《易经》，你会算命吗？”他又问。

“不会。”我用筷子戳着鱼头，研究还有哪个部位可以吃。

他笑了，问：“小秋，今天晚上，你愿意到我那里去游泳吗？”

“如果你把这条鱼吃完，我就去。”

他慢条斯理地将那条鲈鱼吃得一千二净。服务员送来账单，我掏出钱包，他眼疾手快地将两张一百元的钞票递了过去：“谢谢，不用找了。”

“喂喂，谁让你付账了？”我喊道。

“你是学生。还在打工。”

“说好了今天我请客的！服务员，麻烦你把钱还给他！”

他按住我的手：“以后只要我们在一起吃东西，永远是我付钱。”

我张口要反驳，被他用目光制止了。

“今天且不和你计较。”我说着，心里却暗暗欢喜，原来以后还有一起吃饭的机会。

他送我到寝室楼下，等我去取游泳衣。寝室里的派对也正如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我匆匆向宁安安打了一个招呼，冯静儿低声问：“晚上去跳舞吗？男士买的票。你不去，修岳就落单了。”

“我有事。”

“王同学呢？他来不来陪你？”

“不来……我们甚至都谈不上是朋友，只是认识而已。”我再次更正。

(摘自《沥川往事》施定柔 著)